

## 文人的谷雨情结

★聂顺荣

谷雨，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六个节气，也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，据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载：“自雨水后土膏脉动，今又雨其谷于水也……盖谷以此时播种，自上而下也”。换言之，清明过后，雨水增多，有利于谷类作物的生长，故名曰“谷雨”。古人对“谷雨”这一节气甚是喜爱，有诸多诗句歌之咏之。

“清明早，立夏迟，谷雨种棉正当时”，谷雨是春播春种的关键时期，大江南北陆续开始栽种棉花、玉米、春小麦等作物。南宋诗人范成大《蝶恋花》词：“江国多寒农事晚。村北村南，谷雨才耕遍。秀麦连冈桑叶贱。看看尝面收新茧。”“耕遍”说明了谷雨正是播种的时候。诗人只一个“才”字，就将农事不紧不慢的节奏和井然有序的劳作跃然纸上。

谷雨是采茶的最佳时机，明代许次纾在《茶疏》中谈到：“清明太早，立夏太迟，谷雨前后，其时适中。”谷雨之时，温度适中，雨量充沛，加上茶树经半年冬季的休养生息，使得春梢芽叶肥硕，色泽翠绿，叶质柔软，香气怡人。“诗写梅花月，茶煎谷雨春”，一杯清茶，百味人生。难怪郑板桥竟如此推崇谷雨茶：“不风不雨正晴和，翠竹亭亭好节柯。最爱晚凉佳客至，一壶新茗泡松萝。几枝新叶萧萧竹，数笔横皴淡淡山。正好清明连谷雨，一杯香茗坐其间。”“落絮游丝三月候，风吹雨洗一城花。未知东郭清明酒，何似西窗谷雨茶。”黄庭坚这首《闲游》，更是道尽了茶的韵味，写尽了茶的芳华。

“谷雨至，春天归”。正是在这“谷雨送春归”的时节，牡丹却在潇潇细雨中绽放了——姹紫嫣红、芳香浓郁、雍容华贵，其“色可销魂，态可醉心，大可悦目”。牡丹，乃“国色天香”，于是文人雅士们不惜华词丽句尽情颂之，并赋予它丰富的人格品质和文化神韵。唐朝诗人王贞白，曾写过两首题为《白牡丹》和《芍药》的诗，也都与“谷雨”有关。前一首说：“谷雨洗纤素，裁为白牡丹。异香开玉合，轻粉泥银盘。”后一首说：“芍药承春宠，何曾羨牡丹。麦秋能几日，谷雨只微寒。”只有在谷雨时分，牡丹和芍药才显得格外精神和美丽。清代顾禄所著的《清嘉录》里也有“神祠别馆筑商人，谷雨看花局一新。不信相逢无国色，锦棚只护玉楼春”的记载。

谷雨时节，品一杯细如雀舌的“谷雨茶”，读着这些诗句，去领略谷雨时节那浓浓的文化情结，不也是一种莫大的乐趣和幸福吗？

## 玉带河怀古

★阿卫国

河开患去碧波明，  
犹记当年风雨声。  
玉带曾沾一抔土，  
却牵百姓十分情。

## 净肠河怀古

★舍闲

细水东流到古今，  
花红柳绿鹊啼阴。  
净肠轶事犹盈耳，  
时洗忠良一片心。

## 谷雨沐春光

★李剑友

棟蕊风来再不寒，  
雨生百谷气清甘。  
杏香麦艳艳阳照，  
燕舞莺歌蛙噪连。  
架上葡萄珠宝耀，  
庭前月季笑颜欢。  
诗人平仄吟唐宋，  
书画挥毫涂墨宣。

## 小麦花开点点白

★张军亭

谷雨已过，麦地里，一大片绿油油的麦子进入扬花期，田野上拔节的小麦穗上挂满了点点白花，弥漫着一股清香。

小麦花年年开，它不需要赞美，是如此的娇小，经不起一滴露珠的濯涤，是如此的柔弱，经不起一阵微风的拂荡。没有婀娜的花姿，也缺乏绚丽的色彩，当然也就失去招蜂引蝶的本能。然而它毕竟是花，也有它自身的颜色，乳白中带一点黄，像雏雀嘴上的膜，半透明的，嫩得手不能碰，它也有它的花形，两瓣羽翼，中间撑起几柄小锤，颤颤巍巍的，像一个微型的铃铛，叫人大气也不敢喘，生怕跌碎了它的好梦。

它的花期很短，没有人注意它的花开花落，没有人怜悯“花谢花飞飞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？”更没有人哀叹“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”。它匆匆的开，匆匆的敛，从不炫耀自己的存在，然而就在这来去匆匆之间，它却完成了为生命提供能量的重大使命。

一望无际的麦田，青青的麦穗上，半悬半挂、漂浮着浅黄嫩白的麦花，细小乳白，星星点点，如梦似幻。那哆哆嗦嗦的样子，让人忍不住担心，怕一缕风

把它吹落。轻轻地挂在麦芒上，微风吹过，麦芒上的花随风摇摆，麦穗也轻轻摆动，整个麦田就有了波浪，像乘着大船航行在海上，船头荡起圈圈水浪。

事实上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。每一阵风吹过，麦田绿浪翻涌，麦穗儿耳鬓厮磨，情话窃窃。小麦花互相拥吻，在“风媒婆”的助力下，要不了多久，受孕的麦穗灌了浆，肚子就会一天鼓起来。

小麦花儿开得隐约含蓄，虽不张扬但不失芳香而质朴可爱。开花是有次序的，不是细心庄稼人很难发现。谁会去关注毫不起眼的麦花？小麦开花从麦穗的中部开始，中部的花落了，顶部的花替上，顶部的花谢了，底部的花续开。一拨接着一拨，一连十来天。

这些不起眼的花，有着若有若无的香气，不凑近，那些细碎的花几乎很难发现，而麦田里却有了庄稼特有的气味。我知道，几千年来，这些麦子花就是这样默默开着，即便无人欣赏，仍期待着丰收的喜悦。

小麦花开点点白。站在暮春的田野，端详着浅黄嫩白的麦花，嗅着麦花浅浅的清香……恍惚间，我又回到从前……

## 故乡槐花香

□乔加林

周末，驾车去乡下出礼，当车行至老家小学东边时，一股清新可人的、淡淡的、略微有些香甜的清香随风飘来。打开车窗侧脸循香而望，有几棵小小的洋槐树在路东的一侧，一簇簇淡黄的花骨朵正蓬勃欲绽；有的却已经满挂着莹白的小花。槐树开花了！女儿第一次见到槐树花，发出了惊奇的叫声。

看到槐花，脑海里浮现出童年时和小伙伴一起采摘槐花的情景，也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一句歌谣：“小槐树，槐树槐，槐树底下搭戏台……”

儿时的老家屋前屋后，沟渠河堤上长满了槐花树，一到四五月份，满树的槐花竞相开放，一串一串的挂着白色的小花，那是暮春时节农村最美丽的一道风景。

槐花对于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来说并不陌生。小时候家境不好，于是槐花就成为正餐之外少有的美味副食。记得小时候，放学后，几个小伙伴们约在一起，各自拿着采摘槐花专用工具（一根绑有镰刀的长长竹竿），来到屋后面的河堤上采摘槐花。刚摘下来的槐花甜甜的，吃一串满口香甜。小伙伴们把新采摘串串槐花放在篮子里，回家后，母亲会变着花样做槐花饭、槐花糕或窝窝头……味道鲜美，吃起来香甜可口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槐花蒸饭最为好吃了。当然，也可以把槐花、玉米面和到一块加点咸盐做蒸糕也可做窝窝头。出锅后，热气腾腾的槐花香味会一直往鼻子里钻，而“槐花糕、窝窝头”也会不知不觉地往肚子里爬。要是白面来蒸，那味道会更好。可惜，那时候的家庭条件，还不允许这样奢侈。

浓浓的槐花香，来自于盛开的槐花花蕊。只见那槐花，一串串，排布整齐；一朵朵，神气活现。槐花的香味有点特别，不是茉莉的幽香，不是苹果的郁香，也不是金桂的醇香，槐花香味甘甜淡雅，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。被这浓郁的花香所笼罩，那种香气，热烈馥郁，却又使人不觉厚腻。槐花飘香季节，大人小孩都十分贪婪地呼吸着，想要把大自然馈赠的礼物全部“笑纳”。槐花，在那个衣食尚不丰盈的年代里，在那种青黄不接的季节里，它曾经挽救了好多人的生命。

槐花飘香的季节，村里人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忙碌着，把房前屋后的槐花树上的槐花采摘下来，吃不完的槐花蒸晒起来，待花期过后还能吃上晒干的槐花来。干槐花用开水浸泡一下，打上鸡蛋，热油爆炒，黄黄的鸡蛋拌着槐花吃起来有着别番滋味。

每年在槐花快要绽放时，远方的放蜂人早早就齐聚林中，一个个蜂箱整齐地摆放在槐树林中，成千上万的蜜蜂飞舞起来像一股旋风冲进树林。那些顽皮的孩子偶尔招惹忙着采蜜的蜜蜂，也没少被蜜蜂蜇伤……。放蜂的人在这个季节总是喜出望外，看见有人来时，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隙，老远就在和买蜂蜜的人们打着招呼。据说槐花蜜能润肠通便，润肺止咳，解毒、医疮、止痛，还能益气养颜呢。

很多年没有看见槐树花的我，面对槐花，就好像看见久违的朋友来到身边，无法掩饰内心的惊奇与喜悦，很想迎上去给细小的洋槐树一个深情的拥抱，把儿时的记忆跟槐花做一次最完美的倾诉。

下车后，我牵着女儿的手，踩着沟底细窄土埂小心翼翼地来到洋槐树前，女儿早已忍不住摘了一串槐花，放在鼻子下嗅了半天，但始终没勇气把它放在嘴里。我也摘了一串，把鲜嫩槐花放在嘴里细细咀嚼，尽力品味着，感受着儿时槐花的味道。